



川行记（组章）

□ 鲜圣

安顺廊桥

风在这里行走。我相信,这里就是一个世界。锦江之上的这座桥,连接的是心与心的距离。没有遗梦,但有往事。马可·波罗的行囊里,装载着岁月的沉浮与变迁

风从远方来,在廊桥上遥望的女子,依然是一道彩虹。相约在这里的人,一杯清茶、一盏美酒把心底的秘密袒露。

千年的一座桥,成为锦江的琴弦轻轻拨动,就有一串动人的音符。桥下温柔的河水,走来了星光和月色。带不走这里的思恋和牵挂。

在廊桥上遥望的女子,依然是一道彩虹。锦江伸出的这只手臂把起伏的浪涛、过往的云烟、沉浮的历史、闲散的光阴惬意的生活一起托举起来,从此岸到彼岸。从远古到未来。

三圣花乡

遍地芬芳。花朵,是这里的主人,每一束鲜花,都有自己的姓氏。穿行在三圣花乡,眼前的人流,成了一只只蝴蝶和蜜蜂。花香是醉人的。花朵绽放的世界,是醉人的。沿着花朵绽放的脚步,我找到了一个美丽的人间天堂。

在这里,如果我能成为花中的一朵,盛开,并且把芬芳和硕果呈现,这样的生命即使瞬间凋谢,也是永恒而灿烂的。

在三圣花乡,我渴望选择一亩三分地扎根,开花,结出自己的果实。我的渴望是所有花朵的渴望。我的理想是一地含苞的花蕾。

从花乡回来,我梦里的种子就一直撒播在那片芬芳的土地上。

夜宿平乐古镇

平沙落雁,古巷幽深,青石板路上的星光,斑驳。白天热闹的古镇,在夜里显得更加陈旧。

古桥凝重,桥下的流水,行动舒缓。两岸灯影迷离,我把自己悬在夜色里。

凉风习习,人影退去了浮躁,在夏夜裸露出根和魂。我像一件旧家什,在古镇上安放片刻。

此刻,我正好与白天相遇的流水闲谈,听水声,诉说过往。古老的桥,古老的街,古老的树,遇见的都是沧桑,都是轮回。

古或老,都是今夜的话题。唯有最亮的那颗星星,是新鲜的。在今夜,作一次飞雁,栖息在平乐,梦回明朝。

在新场古镇

木格窗户虚掩,风和热浪一起挤进来,我在新场古镇上大汗淋漓,却依然像古代的一个绅士,拂袖,闭目养神,然后沉默。

在古镇的瓦屋里,闲坐,街上的吆喝,像流水一样,很轻。

寻找一处幽静,我把自己折叠进去,巷子里的风,又把自己重新打开。听凉亭里的故事,说的都是柴米油盐。我把自己从人群中抽出来,回到茶马古道上,遇见的人,陌生,独自行走,两耳不闻窗外事。

昨天的一场大雨刚过,古镇湿润,空气干净,适合在这里做一条鱼,游走在穿城而过的河流里。顺着河流的方向,我看到,一朵木棉花,开得正艳。这是古镇的新意,是我在这个夏天,遇见的一些灿烂。

回望,木格窗户,我静坐的一把椅子,据说已有300年。我把自己当作一件古董出卖,也换不回一颔酒钱。

恩阳河畔的阳光

一条河流,在大山深处蜿蜒。阳光点点滴滴漫过恩阳河畔,把乡村的稻香

沉淀在河水的缓慢里。环绕,流淌,奔流不息。清澈明净河水被阳光一次次擦亮,层层涟漪散发出干净的气息。比古镇更古老的,就是这条河。古镇依偎在这条河流的往事里,我能从她流淌的方向,找到来路和归途。

恩阳河,记忆里的河水沉淀了岁月的沧桑。捧起一抔清清的河水,就捧起了一段永恒的骄傲。当年红军满过的河流,已成为恩阳的血脉,已成为恩阳精神的家园。

站在恩阳河畔,小镇古老的容颜倒映水中。悠长的石板街道,曲曲折折,斑驳的阳光在这里徜徉。

悠长的石板路,留下的是千年不变的乡韵,回响的是追赶时代的气息。

跟随一缕阳光走进古镇,每一扇打开的窗户都是一首红色的诗篇。古镇的最深处,一条历史的河流在奔腾。

时光蔓延,此刻,古镇上弥漫着盖碗茶的清香。木格窗户渗透闲散的光阴。老人脸上的笑靥,像河水荡起的涟漪。一幅古典的水墨画卷,在恩阳河畔徐徐展开。

小河,波光,绿荫。古镇,吐露出年轻的芬芳。董家坝的秋色,改变了姿势,每一寸土地都在机器的轰鸣中讲述着新区的未来。义阳山上的一棵树,挺直了腰身,每一道山坳,都是恩阳的眷恋和期盼。

水磨古镇

我曾经来过这里,寻找水磨旋转的辙迹,寻找水磨流淌的歌谣。

我找到的,却是残存的瓦砾和倒下的痛楚。地震的波纹一圈圈辐射,早已把水磨旋转的藏歌和悠扬的羌笛,淹没在飞扬的尘土中。

水磨,在伤与痛的旋转中,停顿下来,唱出的歌谣嘶哑而无力。

水磨,变成一片废墟。水磨,在古老的歌谣里哭泣。那一刻,我走在水磨留下的辙迹里,企图寻找一条通向天堂的路。

如今,依然是这座水磨在旋转,依然是那首古老的藏歌,在水磨古镇的笑靥里回荡。时光的光盘上,留下了水磨亘古的期盼和永世的感动。

水磨羌城的阳光,干净而明媚,温暖而炽热。洒在一张张沧桑的脸上,我看到了沧桑里绽放的幸福;洒在一条条古老的街上,我看到了一串串快乐脚步。

羌笛悠扬,古镇新貌,每一扇打开的窗扉,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

羌族姑娘的目光里,闪烁着感恩的心声,每一条小街,都簇拥着四面八方的热情。

在水磨古镇上行走,商贸云集的繁华,藏羌风情的渲染,让古镇变成了人间天堂。

白云出发的地方,从此留住了风脚步,水磨在旋转,旋转出动人的新曲。

锦里印象

斑驳的阳光在这里徜徉,每一步都带着依恋和回归,走向古朴、幽深的小巷。

木门很静,格子窗很静,瓦屋和雕檐上时光很静。流水在这里环绕,灯影在这里起伏,月色在这里穿梭。

把静谧的生活打进行囊,独自一个人站在锦里门前,环顾头顶的天空和身旁的绿茵,悠长的小巷传来一声声远古的吆喝,盖碗茶飘出浓浓的古典韵味,色彩缤纷的布帘幌子在风中左右摇曳。

走进来,着一身古装的锦里,回到了明朝一段时光,或者三国一个客栈,来来往往的脸上,目光洞穿过往的云烟。

时间的墙,岁月的路,尘封的巷子,古老的铺店,停泊在成都缓慢的光影中,蜿蜒曲折的院落、街巷、水岸、湖泊、荷塘,静止在一声声感叹里。在这里,花朵的暗香沁润心境,驻足、小憩,阳光始终跟随在身边。

路径曲折,青石砖一路向前,红漆木门虚掩的门扉,露出一张张川剧的花脸,清清爽爽的一段唱腔,拉长了锦里悠远的时光。

手工作坊的泥人,在你的凝视中,复活出一张张笑脸,剪纸上的一滴雨,在这里遇上了最安静的一朵莲。

三国桃园结义的古话或者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一起在锦里时光中起伏,融化进一盏盏旧事的杯中。

在锦里驻足、小憩,软绵绵的成都话,像一缕缕阳光把我包围。

走进来,穿越历史的隧道,我身旁站立的那棵树立,守望在这里,至少等你有三百年。

感知乡味,最好的方式,恐怕要用脚来丈量。用村民最通俗的说法,就是“跑田坎”。

跑田坎,一段时间是基层干部最受群众欢迎的工作方式,村民甚至亲切称这类干部为“田坎干部”。曾经,我也做过一段时间的乡干部,实实在在跑过或长或短、或好或差的田坎。更主要的是,因为自己出生在乡村,而且很长时间生活在乡村,对乡村的田坎有着特别的情愫。

乡村的土地有田和土之分,田又有干田和水田之分。田与田之间的埂子就叫田坎。在 全国各地,田坎的叫法有多种,比如有的叫田埂,有的叫垄,而田坎更为普遍。最有记忆的恐怕当数《垄上行》这首歌了;“我从垄上走过,垄上一片秋色。”查阅资料,这垄就是田坎的意思。

田坎的最主要用途是供人行走,也是为了方便劳动。田坎,是这块田与那块田的分界线,也是这户人与那户人责任田的地界。因为有了坎,田就被分成了或大或小、或直或弯的块,田块也因为这田坎展示出或丰厚或贫瘠的的肌肉,以及或明朗或模糊的轮廓。为了便于记忆与区分,村民还把田坎命上了姓名,比如王家大田、望天坝、浸水田,等等。田有了姓名,就有了温度,有了人情味。

在我的老家,村民习惯叫自己生活的村子叫“土地湾”。“土地湾”其实应该是“土地弯”,因为村子被几匹山“包抄”,整个村子都处在山湾里,被山分割成几条沟。在村子里,难得找到几块田或土是笔直平坦的,其田坎和地边都是有弯度的。站在村子的高处俯瞰,弯弯曲曲的田坎就显露出自然的曲线美。

家乡的田坎,刻录下了父辈的沧桑。每当我们走近那一道道熟悉的田坎,分明能看到父辈们的指纹烙印,依稀能闻到他们汗滴禾下的芬芳,真切感受到他们那份庄稼不收年年种的虔诚……

在我的记忆里,父辈们对田坎是有深厚感情的。他们一年四季都在田坎上奔忙,春耕秋收,夏管冬锄。每年还没到“九九”,父辈们便开始挽起裤管平整秧母田、整治田边了。那时候,没有现在的长筒塑料靴,下田都是要光着脚的,即便有他们大多也是不习惯、不喜欢穿的,在他们看来,作为农民就得粘泥,用他们的话

下班回家推开门,一股淡雅馨甜的味道袭了过来,我屏住呼吸,再嗅,啊,原来是槐花糕的香气。一定是母亲来了,冲进厨房,母亲正把刚出笼的淡米黄色的槐花糕往盘子里盛,看见我出现在她面前,母亲一脸幸福的笑容,“小馋猫,回来了啊,就知道你会嗅着槐花的香味踩着点回来,快坐下,尝尝。”狼吞虎咽地吃着芬芳扑鼻的槐花糕,心一下子又回到了槐花飘香的村庄……

故乡位于川东的深丘之中,是一个有山有水的村庄。每到春夏之交,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和满山遍野就会开满如雪的槐花,远远望去,那一簇簇雪白槐花,如团团云絮,漫卷轻飘,整个村庄都洋溢着浓浓的槐花香。没有姹紫嫣红,没有争奇斗艳;没有了香紫得深沉,没有樱桃粉得艳丽,更没有石榴红得妖艳。它就那样一身素衣,静静在舒展的绿丫间绽放,白得简单,香得恬淡,犹如一串串垂挂的珍珠,晶莹玲珑,沁人心脾。一阵微风,又宛如展翅欲飞的玉蝶,轻轻地来回飞舞着,尽情地展示着自己的风采。

闻到一股股芬芳四溢的槐香,最快乐的最先尝鲜的就是孩子们了。一大早大家就会纷纷伸手摘下一朵朵一串串串嫩嫩的槐花,轻轻地

一夜春雨,世界变得清新、洁净。走进春深,麦苗青得逼人的眼;菜花正处于“篱落疏疏一径深”的阶段,半明半暗;马桑树、青杠树、油桐树等恣意伸展枝条……

“梨花、瓦房——”突然闯入眼帘的一幕让心瞬间漏跳半拍。苍松翠柏掩映下,一簇竹林在房前绿得耀眼,竹笋正借助昨夜的和今晨的风欣欣然脱去笋衣,露出修长的腰肢,已经初具秀竹的影儿。一株老梨树从一片翠绿中探出头来,深褐色的树干斑驳着岁月的光影,一道道裂开的口子诉说经历过的风雨雨雨,虬枝一路蜿蜒,攀过土坯墙,在屋檐上伸展开来。初阳下,一串串洁白的梨花映衬着青色的瓦,如此静谧、如此和谐,好一幅天然水墨画。有风拂过,片片花瓣飘飘悠悠落下来,青瓦上便有了白色的斑斑点点。炊烟从房顶升起,袅袅地盘旋着,越来越淡、越来越高,渐渐

消失在明净的天空里。如此境界,我竟然傻傻竟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甚至忘了举起手中的相机,就那样保持着和青瓦梨花几米的绝佳距离,看乌鸦在墙角觅食,踏翻破瓦罐、水、谷糠散落一地;一条系着铁链的中华田园犬面对我虚张声势地狂吠几声便驻足与我对视,慢慢地眼中敌意消失,竟然友好地摇起了尾巴;一对燕子“唧”地一声从我头顶掠过,钻进屋檐下不见了,我猜想某个角落定会有一个温暖的窝巢,里面一定已经有了小生命正欲破壳而出。这样的画面,如此熟悉又那样陌生,近在咫尺又那么遥远。

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从风餐露宿随遇而安,到7000多年前,在河姆渡搭建起第一间干栏式房屋再到土坯瓦房,中间曾经经历过怎样的雨雪风霜,历经了多少变迁?我也不知道这些温暖得直透人心窝的土坯房,什么时候完成历史使命,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更不知道今后要寻觅它们的踪迹是否得跋山涉水,去人工打造的仿古一条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儿时的记忆里全部是土坯瓦房的影子。那时候,瓦屋如一头头老牛,安静地卧在大山怀里,房前屋后翠竹环绕,四季瓜果飘香,一家犬吠引得整个村子的狗都跟着狂叫,一家鸡鸣带领每家公鸡争着引吭高歌。每到煮饭时间,一家炊烟紧接另一家炊烟。谁家新房上梁,全村的人都会赶集似的前去朝贺,看着搭着红布的房梁

说就是“变了泥鳅就不怕泥糊眼睛”。春寒料峭之际下田,冰凉的水刺得脚杆发麻发痛,但他们全然不顾,决不能因为冷而耽误农事的。

平整秧母田是一个细致活,先得用泥巴把需要的田坎围起来,然后用盆子等工具把多余的水舀出去,接着翻挖、抹平、分行、晾晒,最后撒种、搭架、做膜,一样都不能少。整治田边更是一个“技术活”,弄不好田里的水就会漏掉,到了插秧的时候如果遇到天旱就麻烦得很,甚至只能望天兴叹,所以他们都是一丝不苟地弄。先得把泥巴翻挖,用脚使劲往田坎方向踩结实,然后紧靠田坎做出“仔田坎”,村民叫做“抽田边”。这“仔田坎”用柔和的泥从底部一点点垒砌,比田里的水略高一两厘米。多余的泥土就端到田坎上,抹平,然后用拳头隔一段距离插一个窝,用来点播黄豆、饭豆什么的。

在父辈们心里,田土是很珍贵的,所以田坎都会根据需要来定大小的,如果是村里人经常走的,或者是村里的主要通行路道时,田坎就会留得宽些,宽的有五六十厘米,人少走的、偏僻的田坎,一般都只有二三十厘米。而田坎外面的空地上,他们都会根据情况种上丝瓜、南瓜、西红柿等。

从秧田平整好、各种下田起,田坎上就多了他们的身影,隔两三天就到田坎上去转悠,看各种发芽没有,看田里的水漏没有,看秧苗可不可以栽插,看移栽后的秧苗是否转青了、是不是该施肥了、是不是扬花了……一两天不到田坎上走走,心里就发慌,就不踏实。尤其到了暴雨季节,听到雷声,看见暴雨,他们就寝食难安,生怕田坎被洪水冲断。雨一停一定要到田坎上看看,如果是晚上下暴雨,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就披着蓑衣、戴着斗篷也要去。就这样牵肠挂肚,直到秋天,谷穗饱满,颗粒归仓。稻谷收割后,他们又在在田坎上晒稻草、收稻草、堆草垛,总是忙个不停。

可以说,田坎寄托了父辈们的生活希望,他们把一个个厚实的脚印深深烙印在田坎上,把深深的情感倾注到了田坎上,一年四季,岁岁往复。

而对这一辈从农村走进城市的人来说,田坎也留下了太多的喜怒哀乐。我们在这里捉泥鳅、寻蝉蜕、采桑果、挖野菜、敲麻芋,



□ 敏子

放到嘴里,让清甜馨美的滋味在口中慢慢地润开,让春天的味道在心中弥漫。会爬树的孩子还会爬到树上,用那头部绑着铁钩子的竹竿摘下高高挂在枝头的花穗,下面的孩子不是伸长脖子伸长手接着,就是端着荆条儿编的筐跑来跑去地接那串串槐花,接到了就传来一阵阵的欢呼声喝彩声,接不到就会一边小声叹息一边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到草地上的槐花拣起来,随着一声声咔嚓声,串串槐花就成了我们的囊中之物……在大人的吆喝声中,孩子们满载而归,手捧着、衣兜儿揣着、怀里抱着、筐里装着……洒下一路满满的槐花香。

鲜嫩水灵的槐花拿回家中,巧手的母亲就会有各种各样的槐花做法,比如:凉拌、烧汤、晒成槐花干用来炒菜、包包子、包饺子,或者做成槐花饼、槐花糕等。而香甜可口的槐花糕或者槐花饼就是我的最爱,吃起来是那样的满口生香。要是赶上家里母鸡刚好下了蛋,母亲还会用槐花来炒鸡蛋,每次看着我们姐弟两人吃得狼吞

消失在明净的天空里。如此境界,我竟然傻傻竟忘了时间也忘了自己,甚至忘了举起手中的相机,就那样保持着和青瓦梨花几米的绝佳距离,看乌鸦在墙角觅食,踏翻破瓦罐、水、谷糠散落一地;一条系着铁链的中华田园犬面对我虚张声势地狂吠几声便驻足与我对视,慢慢地眼中敌意消失,竟然友好地摇起了尾巴;一对燕子“唧”地一声从我头顶掠过,钻进屋檐下不见了,我猜想某个角落定会有一个温暖的窝巢,里面一定已经有了小生命正欲破壳而出。这样的画面,如此熟悉又那样陌生,近在咫尺又那么遥远。

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从风餐露宿随遇而安,到7000多年前,在河姆渡搭建起第一间干栏式房屋再到土坯瓦房,中间曾经经历过怎样的雨雪风霜,历经了多少变迁?我也不知道这些温暖得直透人心窝的土坯房,什么时候完成历史使命,就此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我更不知道今后要寻觅它们的踪迹是否得跋山涉水,去人工打造的仿古一条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儿时的记忆里全部是土坯瓦房的影子。那时候,瓦屋如一头头老牛,安静地卧在大山怀里,房前屋后翠竹环绕,四季瓜果飘香,一家犬吠引得整个村子的狗都跟着狂叫,一家鸡鸣带领每家公鸡争着引吭高歌。每到煮饭时间,一家炊烟紧接另一家炊烟。谁家新房上梁,全村的人都会赶集似的前去朝贺,看着搭着红布的房梁

田坎是乡村孩童不可缺少的生活舞台。

以前的田坎,都是原生态的土路。遇到不大的雨,雨过地皮湿,表层泥土松软下面结实,一踩上去泥巴跟着鞋子起来一大片,走起来很沉重,往往走几步就得折一个树枝剥掉泥巴,有时干脆脱掉鞋子赤脚行走。如果雨连续,田坎成了泥浆,走在田坎就直打滑,不得不用谷草拧成绳子绑在鞋子上缓慢前行。而雨后天晴,田坎就成了“跳跳路”。这“跳跳路”走起来更费劲,每一脚必须踩在逐渐晒干 的脚印上,不然就会被陷入泥潭里。而这脚印有大有小,距离也有长有短,长的按照自然的脚步就跨不进去,只好跑起来往里面跳。如果用力过猛,或者踩得就不准就很容易摔跤,要么向前倾倒,要么向后滑倒,弄得满头、满脸、满脚、满屁股都是泥巴,狼狈得很。

走田坎最惬意的时候,当数夏夜。在皎洁如昼的夜晚,行走在田坎上,步移影随。一路上,蟋蟀声、蛙鸣声,以及各种各样的声响,此起彼伏,如天籁之音,悦耳柔美。路过人家,偶尔还有几声犬吠。

如今,乡村的田坎变得有些陌生了,有条件的被村民开成了水泥便道,而大多田坎被密实的草迹掩着,在勃勃生机中凸显丝丝落寞与荒凉。其实田坎本来有路,走的人少了,也就没有了路。每次回到老家,站在田坎,望着村庄,那些曾经熟悉的脚印、尴尬的故事、有趣的插曲以及“春种一粒粟,秋收万担粮”的希望,总会不由自主浮现眼前。

我想,这田坎就是一份不老 的乡愁,是乡村的守望者,有乡村就会有田坎。田坎,永远 储藏着家乡最淳朴的味道。

虎咽的样子,母亲总会在旁边不停地 说:“慢点、慢点,别噎着了”,而且还会叮嘱我们说不能吃得太多。因为槐花香味太过浓郁,吃多了会头晕的。可是,记忆中,我们好像都没有晕过。

岁月斑斑,流年似水,三十年就这样一眨眼就过去了,每当槐花飘香之时,槐花树下那份温馨热闹的场面总会一次次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散发着槐花清香的母亲做的槐花糕和槐花饼也成为我童年最强烈的念想……而耄耋之年的母亲也总是会在每年的这个季节,忍住晕车的不适,时不时一大早来采摘下新鲜的槐树花,坐上一两个小时的汽车来到我所生活的城市,给我做最新鲜最可口的槐花糕和槐花饼……

母亲在看我饱过口福之后,惦记着大病初愈的父亲又匆匆坐上了返程的汽车,她要在天黑前回到那个花香覆盖鸟鸣清脆的村庄。望着母亲瘦小而又有些佝偻的身影消失在夕阳的余晖中,不知为何,我突然就鼻子发酸,眼泪止也止不住地流了下来……

此刻,夜已经很深了,我依然呆呆地坐在书房里毫无睡意,那浓郁亲切的槐花香,带着故乡特有的气息和母亲的 味道,一直紧紧地裹挟着我,久久不散,我知道这如故的芳香与爱会伴我一路到天涯,直到白发暮年……

此刻,夜已经很深了,我依然呆呆地坐在书房里毫无睡意,那浓郁亲切的槐花香,带着故乡特有的气息和母亲的 味道,一直紧紧地裹挟着我,久久不散,我知道这如故的芳香与爱会伴我一路到天涯,直到白发暮年……

往事如烟,我不知道那瓦房里,是否有一个孩子一如当年的我,喜欢拿一面小圆镜,折射着屋顶亮瓦上斜斜透下来的阳光玩影子的游戏;我不知道那瓦房里,是否有一个小脚奶奶,正颤颤着脚步把芜荑的种子洒在房后;我不知道,那屋中是否有一方石磨一个窝窝,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曾在那样的瓦屋里度过了无拘无束的童年;我只知道,当年屋檐上随着季节变化的梨花、桃花、石榴花、梨子、桃子、核桃等,就那样丰满着我的回忆。

“唉,太美了,不知道这些土坯房还能留存多久呢?”朋友的感叹拉回我的思绪,眼前梨花青瓦依然静静守望,一头老牛慢腾腾咀嚼着青草,阳光静静地穿过每一片花瓣,每一片叶子,昨夜留下的雨珠上,一个个太阳在晃动。我的眼眶不由微微潮湿,时光静好,梨花青瓦,别来无恙。

田坎，淳朴的乡音

□ 周汉兵

